

## 伽蓝诗集摘选

## 在故乡的杨树树下

在故乡的杨树树下  
野花一样开着  
野花一样无语

白色,细小的香  
升向晃动的星座  
升向一个早晨

凛冽的气体贯穿一切  
无声侵入易碎的杯盏

秋天压住鸣叫的花心  
秋天压低了沉默和傍晚

## 远游

站在原地,越走越远  
直到成为夕阳里的一个黑点  
直到成为黑点中一个被回忆染红的  
佝偻的老人  
直到成为老人脸上的一个雀斑  
直到成为雀斑里升起的星辰

## 两个孩子

这是我的,他踩住  
街角的一块烂木板  
这是我的,她说  
是一张随风奔跑的糖纸  
这个是我的,他骑着一块大石头  
突兀的棱角显得桀骜不驯  
这是我的,她不紧不慢  
指着一片田野  
田野里有玉米,杏树,杨树林与河流  
不过,这个是我的  
他把手伸入河水,因为  
我的手指已碰过它了。  
这是我的,她张开双臂  
迎上微风,这风是我的。  
这让他窒息。还有这个,这个,这个。  
他看看四周,只剩  
一辆马车刚转过弯儿在路上走  
这是我的,我要坐上它  
周游世界,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喽!  
他发出快乐的呼哨  
好吧,但是,你是我的。  
她大声说,随你走到哪儿,都是  
我的。他用一双大眼睛盯着她  
小,头发黄,嘟嘴,脸蛋脏兮兮  
也有一双大眼睛。  
嗯,好吧好吧,我是你的  
而你也是我的。于是,他们  
拥有了同一个世界

## 乡村秋夜

王晓阳

月亮蹲在树梢  
给乡村别上发夹  
荷塘莲蓬如星  
蟋蟀拉起提琴  
奏响浪漫的轻音乐  
林叶破解季节的秘密  
把旅程托付给西风  
月光铺上细纱  
节能灯火如昼  
水泥公路伸展筋骨  
高楼排列出蝶变  
农人树下乘凉  
仰望星图  
细说今年的辛苦和收成  
眉毛间舒展的春天  
一次次点燃新农村

## 伽蓝诗歌简评

## “去语言中崛起一座孤岛”

冯雷

即便是“五四”以来的诗歌史上也有不少这样的诗人,他们所获得的声名曾长期滞后于他们的创作成就,比如穆旦、比如吴兴华。基于同样的理由将伽蓝比附在这份名单上无疑会引起许多的争议,然而借用伽蓝的一句诗,他那些优秀、出众的诗歌仍如语言中崛起的孤岛一般,等待着“去读懂大海、陆地、天空”的飞鸟(《诗人与时代》)。

迄今关于伽蓝的研究仍然屈指可数,人们对他的习诗过程了解甚少,但是从他的创作可以看得出来,伽蓝的诗歌阅读是非常广泛的,《哭梅》明确表示是向宋传奇《梅妃传》借典,《大年初三》里“说着乡音的陌生人”和“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归乡人颇有几分神似,《上山》《石上吟》《微雨》等不少作品都明显流露出中国古典诗歌疏朗、静思的风貌。《上楼下楼》消解了王之涣《登鹤雀楼》的昂扬和开阔,不禁让人想到韩东的《大雁塔》,《七日书》中有的句子偷师自柏桦和郑愁予。而最成规模、最为深入的还是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阅读,在作品里直接“点名”的就有拉金、特兰斯特罗默、扎加耶夫斯基、阿多尼斯、勒内·夏尔等等。也许无法精确地厘定这种庞杂的阅读对伽蓝的影响,但可以看得出伽蓝已经可以驾轻就熟地演练不同的风格,比如《特兰斯特罗默的花园》《逆光》似乎是从纯然的现代风中打捞起来的,《遥问张鹏,村里还好末》《饮酒辞》《听泉》则仿佛是在向古代的绝句、小令致敬。关于理想的诗歌,人们往往喜欢讨论中西合璧,然而恰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到的,所谓传统会不断随着新质的加入而改变,这实际上是说传统或许是无法继承的,只能在吸收、借鉴的接触上形成自己新的特色,而伽蓝对不同风格的驾驭也似乎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称赞一位诗人的创作体现出高超的技巧似乎越来越变成一桩让人尴尬的事情,而令人羞愧的更在于不少人愿意以语言的炼金术士和诗歌手工匠人自诩,对这些夸夸其谈的人来说,伽蓝的创作无异于重新敲响了锤炼诗艺的上课铃,在他的诗里我们几乎到处可以读到令人称赞的金句,比如在描绘天气骤然转冷时他写到“天气突然冷到色相边缘/凝住了秋天的呜咽”(《立冬》),比如听人讲诗、心有所得时他形容“声音不高,每一句都撞击肋骨”(《听冯秋子讲课》),再比如他充满悲悯的“被连续捶打的钉子”的比喻,完全可以和杨克的同名名作相媲美。

更令人称赞的还在于伽蓝清醒地意识到“整体的诗意永远大于局部的诗意”,在这里我觉得值得注意的不仅仅是关于“整体/局部”的问题,还在于“诗意”何来?有的人从“日常生活”中获得启示,有的人从“历史想象力”中汲取,伽蓝的回答不知道是否可以归纳为从思索中来。读伽蓝的诗常常让人体会到某种指向自我、人生以及艺术本身的思索,比如《刷漆工的坚韧》《在厨房一起烧菜的人》,刷漆工倾斜的身影、在厨房里调制美食的过程都可以被看作是对生活不同侧面的隐喻,这些作品又同他另外一些带有诗论性质的作品遥相呼应,他曾谈到“不要把天空写得像摇碎的眼泪”(《诗论》)、“诗歌的精神,是人的精神走向神性的灯塔”(《诗歌与人》),前者重申了诗歌应当讲求暗示与含蓄,后者则强调了诗歌作为精神奢侈品的品格。何其芳曾经为自己的创作辩护说犹如一座河流撤去了桥板只留下桥墩,希梅内斯把诗歌“献给无限的少数人”,伽蓝则雄心勃勃地要“去语言中崛起一座孤岛”,这其中的理念是相通的。回到开头那份名单,这也许正是伽蓝上榜的原因。那是伽蓝的不幸,然而也是伽蓝的成就与荣光。

## 江南小景



图/张成林

## 秋燥如虎

鲍安顺

我是一第一次听到秋老虎这个词是在童年游泳时,它成了我儿时玩水理由,就是因为那个秋老虎的天气,我幸运地感知一个节气的暴热与宽容,还有水中尽情嬉戏的幸福回忆。

那时,人在秋老虎的天气里,走在乡野小路,欣赏骄阳下田垄里青苗低头,热风中的树叶萎蔫了,像低吟的歌者,那些湖里有绿萍和鱼儿游弋,蛙儿也在远方的青纱帐寂寞叫着,还有蜻蜓点水飞翔,我们一群不怕热的孩子们,这时提篮背篓,在河沟里抓泥鳅、摸螺蛳、捞鱼虾……弄得个个像嬉戏的小泥鳅。大人们也不恐惧毒辣的太阳,烈日照射在庄稼汉的赤臂和赤背上,他们依然挥汗如雨地开沟、锄草、浇水……他们有时也休息一下,悠闲地聚在树荫下打着赤膊乐哈哈地甩着纸牌,田野里有蟋蟀的叫声,草丛里尽是蚂蚁,飞蛾也在林荫深处飞着,一切都显得呼吸短促,像低处歌唱的幽蝉鸣,叫声仿佛季节虚构的幻境。远处,一个稻草人没精打采地立在骄阳之下,一切显得那么亲近而遥远。

秋老虎,是立秋以后短期回热的高温天气,这种回热天气在欧洲被称为“老妇夏”,北美洲送了它一个“印第安之夏”的诗意称号。在我国,一般在八月与九月之交时,南退后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再度控制江淮及附近地区,形成暑热难耐的天气。气象学上的秋老虎,是秋后连续五天最高温度在35℃以上的躁热天气。

秋老虎来了去,去了又回头,入秋后雨水日渐减少。民间传说,如果每年立秋当日没有下雨,那么立秋之后的二十四天,同样是很热的,就把这二十四天叫做二十四秋老虎;如果立秋当日下雨了,哪怕是细雨,则称为“顺秋”,一场秋雨一场寒,顺秋以后的天气就,会变得越来越凉爽宜人。

这些年来,秋老虎肆虐秋日的午后,我总要泡一杯普洱茶,在空调下喝了才感觉心旷神怡。可是窗外的秋老虎久久不肯离去,它像肥沃土地上戳裂出的大伤口,像我眼际横扫过田畴绿油油庄稼的燥烈无情的尾巴,或者说是影子,灼痛我的灵魂,那酷热让我烦恼畏惧,给了我不敢出门的下马威,那残夏的气息似乎在云端流淌,秋意倔强的苦热难忍,让我感觉到热得要死去的惊慌,秋老虎就是那过山虎般的燃烧火团,成了凶猛的野性和炽热的疯狂。

我在网络上看见两个“秋老虎”的画面:一只凶猛老虎抱着一块冰纳凉,显得懒散而无力;另一个画面是一个小孩与几只小老虎在一起逗趣,旁边是父母托着电风扇为他们送风送爽。为此我想,其实当一阵清风送来惬意的雨水,秋燥就会渐渐远去,真正的秋季就要来,自然生命的金黄诗意便要开始无边无际的爽朗歌唱。